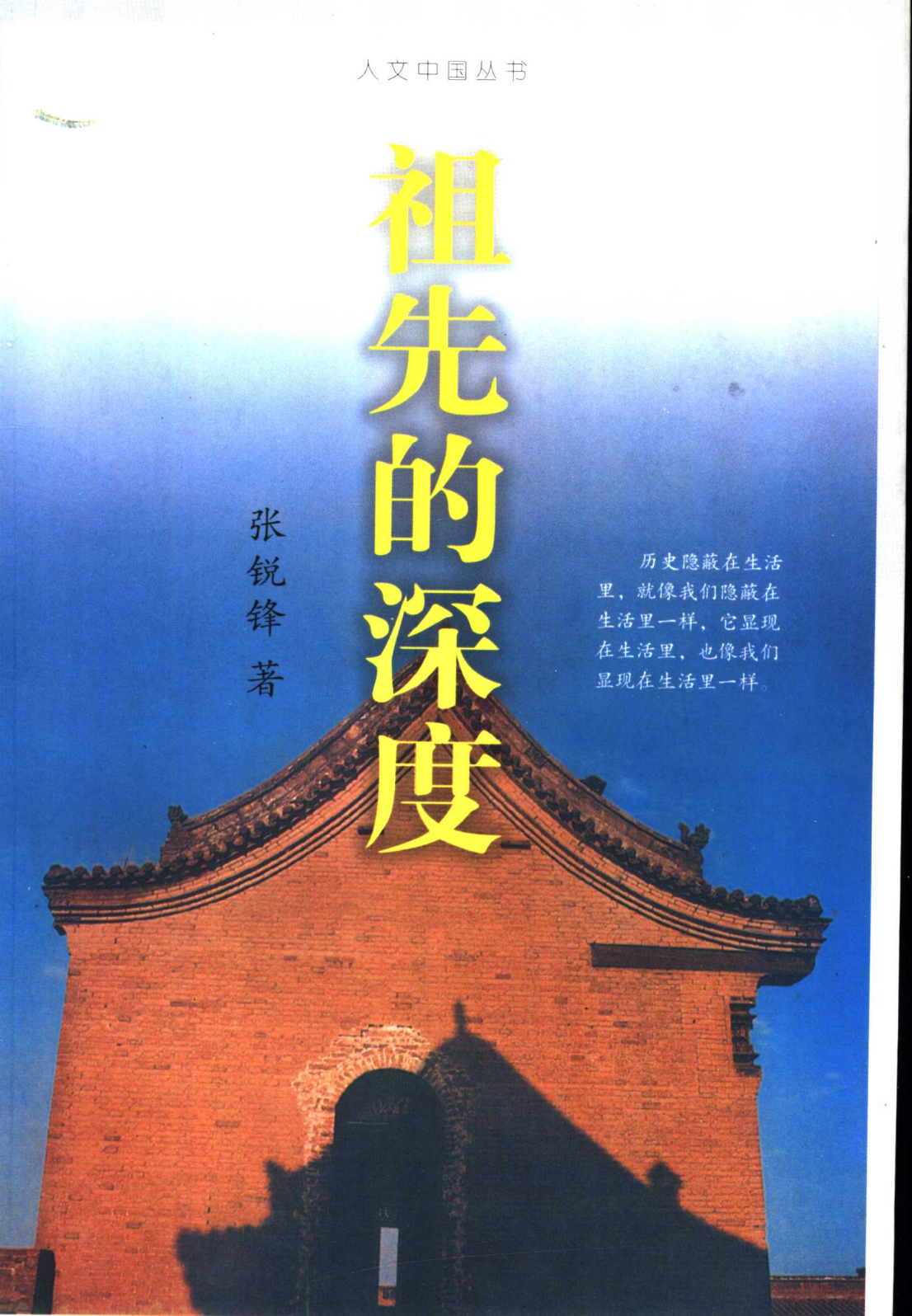


人文中国丛书

祖先的深度

张锐锋 著

历史隐藏在生活里，就像我们隐藏在生活里一样，它显现生活里，也像我们显现在生活里一样。



人文中国丛书

祖先的深度

张锐锋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祖先的深度 / 张锐锋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3116-0

I. 祖… II. 张… III. 制盐工业 — 文化史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F426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605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王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90 千字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定价: 15.00 元

自序：历史隐蔽在生活里

普鲁斯特以他尖锐的眼光看到：我们生命中每一小时一经逝去，立即寄寓并隐匿于某种物质对象之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永远寄存其中。这位将一生光阴放置在一部大书里的欧洲作家，实际上指出的不仅是“我们”的状况，而是历史的某种存在方式——因为历史在时光中扫过了无数生命个体，并将他们，当然也将包括我们，带到它所择定的隐蔽所。

那些寄存着历史的东西在哪里呢？在我们的生活里。它不是被我们发现，便是被我们接受。我们正视自己的时候，总是会看到与自己相随的背景，这些背景决定着我们的存在。也就是说，因为它们存在，我们也存在。我们在彼此的包含中形成那种

镜子的对射。那么，历史并未消失，它就在我们的背景上像宝石一样镶嵌着，它在暗中向我们投来一束又一束光，使我们看到自身及四周的景象。

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常常惊讶地发现，许多与我们关联的事物，都有一条向后的通向源头的道路——我们要了解它们，必须向后窥视，在白茫茫的时间废弃的旷野上，看那些不同寻常的车辙交织在地平线上。它将我们的精神带到了一个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的地方——是的，在那遥远的、在视野里显现为虚幻的地方，才有我们最扎实的脚步。

在那里，我们的回忆变得虚弱，然而有更多的东西让我们坚信。我们将在思想上与自己天赋的权利和尊严坐下来对谈，我们将与数目超过生者的无数灵魂在一起，它们纯洁的磷光照耀我们在夜晚的贪婪、恐惧和忌妒折磨下的梦境，使我们狭窄的心变得宽敞一些，明亮一些，使我们开始热爱生活，热爱人道，热爱一切人类的伟大事业，并将天堂安放在自己墙上的画框里，倾听它的呼吸声。

历史隐蔽在生活里，就像我们隐蔽在生活里一样，它显现在生活里，也像我们显现在生活里一样。历史并不借助我们说话，而是我们的话语里已经含有历史的声音。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地以为这声音仅仅是源于自己的喉咙——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愚蠢之一。



目 录

自序：历史隐蔽在生活里	1
-------------------	---

祖先的深度	1
-------------	---

——古盐井札记

大树的重心	61
-------------	----

泥土的画像	103
-------------	-----

——阅读冬天的笔记本

群山	139
----------	-----

皇帝	182
----------	-----

时间丛林里	194
-------------	-----

用叶片吹奏	215
-------------	-----

——隐于黑夜的五个词

附：擦亮历史	唐 晋 255
--------------	---------

——读张锐锋《祖先的深度》

祖先的深度

——古盐井札记

—

我曾在很小的时候到滹沱河边玩耍。也许是一个秋天，小树林里铺满落叶，那些曾经发绿的、湿润的叶脉，那些曾经完整的、发亮的齿边，都离开自己借以栖身的枝头，落到了人们的脚下。

我的脚从它们干枯的遗骸上路过，发出吱吱声。很像一些昆虫的尖叫。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只有脚下厚厚的落叶和在秋风里摇动的小树——这些小树用枯瘦的枝杈将我的视野分割为一些碎片，使我感到自己乃是置身于一个破碎的、曾被打碎又被拼接起来的世界上。偶尔有粗尾巴的松鼠从几片树叶拱起的屋顶下露出头来，灰蒙蒙的、苍凉的色彩立即席卷了它的视野，它的圆圆的眼睛很快就黯淡下来。

二

有时，树叶被一阵大风掀开，有些大地上凸起的部分摘掉了自己的头巾，那些发白的、像坟墓一样的土堆现出了真形。它们分布在树林空地上，表面敷着一层薄薄的霜雪一样的东西，泛着冷冷的光。我看到每一个土堆旁都有着深深的车辙——这些车辙因土堆的存在而交织在一起，最后都归结于树林之外的一条大道上。

夏天的时候，牧羊人经常躺卧在这些土堆上，四周的树阴交叉地投到他的身上，羊群播撒在林间的草地上，被风偶然摘下的几片树叶在空中翻卷着，以一些奇怪的曲线飘到羊背上，这是来自天上的抚摸，它使羊们随意地抬起头来，看看周围正在发生什么。

什么也不会发生，好像又什么都发生了。牧羊人吸着自制的卷烟，几缕烟雾正在向高处上升，旁边的带有铁铲的牧羊鞭仰面陪伴着，它被树隙里筛下来的光线投射着，使牧羊人的手上显现出一片被羊铲传递过来的亮斑。

我知道这是一些盐土堆，它们在秋天使这里变得更加荒凉。它们酷似坟墓的外形让人联想到一些恐怖的故事，然而一辆盐车的到来就会扫除你的一切疑虑。你会发现这原是一些朴素的生活堆积物，它通向远处屋顶上的烟筒以及上面不断消散的炊烟，通向灶口的炉火与温暖的土坑，它在我们的餐布上闪烁又溶入盛满粗糙食物的大瓷碗里。

我目睹过这些盐土堆的来历——在春天或者是秋天，野草

还没有从地里钻出来或者已经萎谢，林间的地上泛着白色，就像镀银一样泛着白色。这时会有一辆驴车从远处来到这里，驴车上驮着一个铁皮水桶，它在曲折的小路上颠簸着，不停地向左边或右边倾斜，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一个人坐在驴车的前辕上，哼着自己的曲调，这些曲调完全超越了自己生活的范围，有时可能只与天上的某一朵云彩有关。他的手上没有鞭子，驴子在几乎完全没有驱策的情况下寻找着前行的方向，它熟悉一切，知道它的主人到哪里去，它也许在想——“不就是那些土堆么？我知道，你什么也不要说”。是的，那个人只要唱歌就可以了。我看到那个人跳下驴车开始工作。他拿着一把有着长长木柄的铁刮子，开始刮着地上那层白白的盐碱，他将这些生长于大地表面的白色物质收纳于一个又一个盐土堆上。然后他用铁桶里的水淋盐——在一个土坑里，那些盐土被水所滤，最后，那个车夫将坑里已经具有一定浓度的盐水装回到那一水桶里。这一过程需要经过很久的时间，但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已经悉知了那些盐土堆的来历。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找到了大地的恩赐，在树林里留下了脚印和深深的辙迹，又将那咸的源泉赋予坟墓的外形，生活的全部目的乃是为了埋葬自己。这样，秋风中的树林就显得开阔起来，因为落叶总会被吹开，从而露出一些耀眼的高地。

三

也许是十岁或九岁的时候，我跟随大人们来到邻村的盐坊。这是几间发暗的房子，窗纸被烟气熏黑，光亮被阻挡在外



汉画像砖中的井盐图

面。然而，我的目光穿透幽暗的空气看到了盐是怎样产生的。是的，我们盐罐里的盐，腌制咸菜的小口瓮里的盐，放在手心里感到粗糙的，在舌尖上感到咸的那种闪亮的晶体、能够反射阳光和灯光的宝石一样的物质，在几口大铁锅里被提炼出来……一个黑影用一柄木锹在大铁锅里搅动，然后从热气缭绕之中捞出闪亮的盐来。

这几乎是我记住的全部景象了。我记得幽暗的房间里的黑影，他们的面孔隐没在雾气里，淡淡的火焰、蓝色的焦炭上发出的火焰从锅底的几个小口里不时露头，盐坊里做工者的双腿比他们的眼睛更明亮。他们手中的木锹从锅里移出时，那盐体堆

积在木锹的平板上，经过那蓝色的火焰时，立即被点燃了，一些宝石一样的光彩在远离火焰的地方归于黯淡，它在光亮之中闪耀，又在黑暗之中黑暗。

我还能想到那盐坊里发咸的空气。那发咸的、又有点儿苦涩的空气充满了我的呼吸，让人感到这是一种生活源头的气息，它将飘散得很远很远。我跟随大人们来到这里，仅仅是想获得那大锅里打捞出来的盐。我们拿来一袋粮食，来兑换一些盐回家来腌制过冬的泡菜。这种最原始的交易将我们带到这热气腾腾的房子里——人影、火苗、木锹、大铁锅和盐，盐堆在房子的一个角上；从门口斜射进来的光线恰好照到盐堆的边缘，让我们看到一条闪光的圆弧从墙角里绕过来。一会儿，从外面走来一个人，他高大的影子在屋门的中央停住，光亮便从他身体的两侧透入，变成两条狭长的光缝，圆弧被从中间隔断。以后回忆起来，就会想到纳博科夫的一句话：摇篮在深渊上晃动……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但当时的情景恰好相反，一个人影介于两条光缝之间，像一个“曰”字，斜躺在盐堆的脚边。那么，它是要对我说什么吗？或者是要对盐说些什么吗？但那个人在门口看了看，就离开了，一个“曰”字消失了，只留下阳光投下的一片空白。

四

你把它放在你面前的盘子上
用颜色来平衡它们的重量。

——里尔克

几十年之后，我见到了来自大地深处的盐——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地面上产生的盐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那样晶莹剔透，都以自己菱形的晶粒反射着投向它的光，都是那样一粒、两粒……向我们展示一个恒河沙数的无限宇宙。然而，那来自大地深处的，因被黑暗埋藏了太久，因而在那久远的黑暗里被赋予某种不朽的神性。

飞机以神奇的速度将我带到了云彩之上。我从舷窗向外望去，看到人间渺小的一切都被覆盖在飞机的金属双翼之下，仿佛我此时此刻停留在空中，坐在月亮的宝座上。河流、公路变得那样细小，北方的田园变成一些整齐的碎片，它们像积木一样拼接起来，形成我们的生活。我们居住的房屋那样小，它们像一些废弃的火柴盒被孩子们堆放在一起——从某一高度上向下俯瞰，我们的大地上的生活具有了童话性质。我能够想到大人们曾对一个孩子讲到的小人国，他们那么小，竟然在谷壳搭制的戏台上唱戏，但经不起我们被感动后的一滴泪水的冲刷。的确，任何事物一旦退到一定的距离之外，诗意便产生了。这也是真正能够看清一样事物的方式。一个叫加赛特的西方人曾说过，要想把自己的时代看清楚，必须站得远些进行观察。要站多远呢？他回答说，很简单，远到看不清克里奥芭特拉的鼻子就行了。这个人将一个消逝于时间里的古埃及女王引入自己的比喻是幽默的，因为一个美丽的鼻子足以使自己视线感到迷惑，从而一切皆于迷惑里失真。

当我的双脚重新踏上大地时，一切人间的喧嚣重新席卷过来。在俯视中得到的那些宁静的湖泊和圆形的丘陵消散了，它也许只在我的记忆里感光，留下一些模糊的山河碎片。具体的人，有着各种不同面孔的人，逼真地出现了，他们提着皮包在行

走或者在等待，他们露出各种莫名其妙的表情，在我的眼前晃动。那么，究竟这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还是我在飞机舷窗前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你发现，真实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距离尺度上，显现出了多重标准，就像阳光在三棱镜的背后排演出七彩喜剧。

童话里的所有情节被大城市的噪音所粉碎。童话只能在乡村宁静的夜晚产生，陪伴它的，应该是墙上的几个影子和被那影子所遮挡的一盏忽明忽暗的小油灯。安徒生曾在暗夜里用剪刀小心地剪下开裂的烛火中心的火花，白色的烟缕重新被灯苗吸收。中国的幽远的乡村里，老人们面对孩子说些什么呢？他们不能对孩子们讲述自己白发和皱纹的来历，只能将那些被灯火熏黑的剪纸、墙上变幻无穷的手影，以及火焰熄灭之后失去蒸汽的灶台，变为一些隐语，使世界归于由一些动物、昆虫和花草组合的纯自然的比喻。实际上，那童话的源泉从来都在自己漫长的生活里，在自己黯淡的眼睛和由于常年累月的劳动使得弯曲困难的手指上。

因而，童话不属于城市，月亮、太阳、树木、花朵和飞鸟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属于城市。我们很难在灰蒙蒙的空气里感到这些美好事物的存在。我看到数着钞票的商店和讨价还价、吵嚷成一团的贸易集市，人们可以用钱买到各种漂亮的水果却不知道那真正孕育这些水果的树。出租车司机转动着方向盘，将一个又一个乘客送到目的地，但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从甲地到乙地的真实目的——他只需要知道里程表上的数字和计价器上的数字就足够了。

当然，在大饭店或小饭店的餐桌上，摆着各种精美的菜肴，酒杯里闪烁着霓虹灯放射的彩光，里面映照着一张张变形的面孔，人们却未必真正知道盐的来历。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根本无

须知道。收银台前微笑着的人们,只需要知道钞票的真伪,面值一百元的人民币在灯光下一晃,映出了一个不朽人物的水印头像——这是一种暗藏于钞票花纹里的防伪标志,人们将表示真实和诚实的东西暗藏于看不见的地方,就像隐匿自己的隐私和罪恶一样……

我来到成都平原上,并不想知道很多。我只想知道一样东西——盐。这是我童年时代农家土坑上盐罐里的那种晶体,是无形地含于酸菜汤里的咸,是……我们血液里一直在流淌的、直到今天仍在流淌的东西。古印度的一位哲人曾将一把盐给他的儿子看,儿子看到了父亲手心里那晶光闪耀的物质。然后,父亲将盐投放到水里,第二天让儿子把水中的盐拿出来给他看,儿子无法将水中的盐拿出来,因为盐已溶于水。可品尝那水时,却感到了盐的咸。于是父亲说,盐还在水里,只是你不能看见它,这就是精微之物,这就是万物之本,这就是实在,就是灵魂,就是你。



煮盐图

五

从城市走向乡村，这是一段漫长的、逆时针的路——火车沿着铁轨的平行线，汽车以它胶轮上的防滑纹，将我送到时间的另一端。

世界为之一变，上帝将硬币的另一面翻过来给我们看。天空变蓝了，蓝得让人惊愕，太阳变得那么亮，泥土的气味在发潮的空气里一丝一丝地通向鼻孔，仿佛能够使我计算出那清澈的、清新的纤维的数目。实际上，我感到的是，每一次呼吸都不一样，就像神秘的圆周率 π 一样，小数点后面的每一个数字都不可预见，它专门用来针对人的智力和自信。

对于这一切，我似乎是熟悉的。好像是重返遥远的时光，只是四川中南部的乡村与我童年时代的北方乡村有所不同——最重要的是竹子，在乡村里和田野里到处都有一片一片的竹林，从前我只在中国画家的宣纸上见到过它们，它们披挂着一些凌风飞动的竹叶，飒飒的响动凝固在画幅上。这是诗人和画家偏好的抒情意象，是古人用来描绘自我和灵魂的孤傲肖像，它在这块土地上无处不在，它原本是实在的，却给予那么多人以巨大的幻觉。

竹林漫山遍野地、真实地在微风里摇动，使整个乡村，或者所有的乡村都处于一种钟摆一样的摇动之中。仿佛那些瘦弱的一根根竹子里，那一个个坚硬的竹节里，蓄积着摇撼大地的强劲动力。在竹林的影子里，现出破旧的土房子，屋檐下，戴着老花镜的农人坐在小凳上，挥动着菜刀，剥着红薯秧苗——这是

一个秋天，正是红薯收获的季节，人们拔掉地上的红薯秧苗，掘出埋藏于厚厚的泥土层里的果实。这些秧苗被剁成碎节，作为喂猪的饲料。那位农人专注地看着砧板上的秧苗，每一刀剁下去都显得异常准确、果断，被切碎的，推到了旁边的竹筐里。眼镜背后的目光一点儿都不分散，我仿佛能从那划着弧形的刀背上，看到发光的焦点，看到其中被凝聚了一生的力量。

六

在竹林的背景里，所有的人都不会显得渺小。那些刨掘着稻田的农妇和老人不渺小，他们手中挥动的镢头也不渺小，当然他们脚下的新翻的泥土一垄垄地排列着，带着那些铁锹和镢头的印痕以及一些孩子们在玩耍时留下的手纹，也不渺小。河边石板上，洗衣妇浣衣的节奏和刨地者以镢头表演的节奏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遵循着同样的教诲，同样的规则，在他们的魂灵里，翻阅和默诵着同一个乐谱。

太阳以同样的照度记录着他们的背影，他们的每一个姿势和动作。从逆光的角度看去，他们像一个虚幻的黑影在天穹下变换着姿态，像皮影戏一样在影幕上展现着各种造型，像童年时期的夜晚，灯光映照的墙壁上祖母的手影所塑造的活泼形象。光线从他们的背后发源，就像他们各自携带着自己的光源。远远地看去，这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他们流着汗水，使最平凡的日子沉浸于巨大的天恩里。

历史的长卷正是这样的时刻展开的——可以肯定，平凡的时刻里总是含有非凡的寓意。昨日的泥土被劳作者翻到表面，它

在接受晾晒的同时露出了那些被铲断的细小根须，死去的、将在泥土里腐烂的根须。在上一个季节里，它们曾是茂盛的，就像今天的生活一样。一条斜坡将我引向一个土丘上，在那里，诞生于近一千年前的卓筒井，一种盐井，从大地深处伸出到荒草丛中，它差不多已经被埋葬到时间的尘土里了。

这是几口直径如碗口大小的井，竹筒制作的井口上盖着木塞，几块像无字碑一样的石头立在旁边，还有高高井架，用竹杆和木杆绑制的井架，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毫无目标地茫然注视着空旷的红薯地。卓筒井就是这样？它一点都不起眼，简陋、朴素，像一些被人们随手扔掉的东西。我开始怀疑自己来到这里的意义——为了看看它们，我竟然跨越了万水千山。

七

我们只要离开这里几百米，就会进入喧腾的生活里——一个以卓筒井命名的小镇，正在以自己百倍的噪音，炫耀现代社会的本性和与日俱增的能量。很显然，这是一个古老的小镇，在水泥建筑的夹缝里掩藏不住那些衰败的破房子，就像在一叠现代日历里偶尔夹杂了几张黄历残片，那些朽腐的木柱和残破的瓦片以及瓦檐上的青苔和茅草，以特有的记号告诉我们曾经存在过的，甚至显赫一时的日子。

这个小镇的政府门前，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满脸污黑地看着嘈杂的人群，她的双眼里闪烁着迷惘，她不知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集市上的吆喝声和拣选商品的吵嚷声烘托着繁荣的虚象，却遮挡不住地上的贫困。让我想到安徒生所写的那个卖火